

从“低碳产业”到“绿色碳谷”，园区商务区街区社区都要低碳

虹口转型发展打出“低碳牌”

北外滩“黄金地段”的一处空地，正面向全球建筑设计师虚位以待。只要参加“全球低碳创意(上海)大赛”，为北外滩设计一幢“零碳建筑”，谁得了大奖，谁就能把方案变成现实。

这场建筑设计大赛，旨在吸引全球目光。几乎同时，虹口区着手制订低碳实践区建设三年计划，力争用3年时间提升产业园区、商务区、商业街区和社区的低碳发展水平，乃至仿效美国硅谷，打造堪比世界水平的“绿色碳谷”。

从几年前打造花园坊节能环保产业园开始，虹口区已试图在上海乃至全国环保产业发展版图中占据一席之地。从一个产业到一座“碳谷”，其中要走的路，又有多远?

正当其时

去年初，虹口区曾提出“用5至10年时间构建宜居宜商的低碳和谐城区”，其标准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在现有基础上下降20%；园区、街区、商务区和社区的公共区域使用节能设施的比率达到80%以上；低碳企业、低碳商户、低碳家庭占比达到50%。而如今，这一计划可能

被进一步提速。

“外部环境变迁和虹口自身特点共同决定，现在已经到了该做这件事的时候，虹口具有这个条件。”虹口区委书记吴清表示，壮大低碳产业并发挥其辐射效应，眼下正当其时。

其理由，不只是上海遭遇空前的雾霾使“低碳”一词变得时髦。以虹口有限的人均资源和此前打下的产业根基，“低碳”也是最有利的突围之路。

2009年，早先并无环保产业基础的虹口区，开始在花园路上打造“花园坊节能环保产业园”，培育节能环保服务业。几年间，这里集聚上百家功能性机构和节能环保企业，迅速在沪上生态产业版图中占据一席之地。去年11月，上海第一例碳排放交易，亦诞生在花园坊内。

在虹口区经委主任刘波英看来，花园坊的脱颖而出，得益于对产业定位的把握。“低碳是个巨大的产业，装备制造、节能产品、再生资源……它们的黏合剂就是节能环保服务业，这个市场的需求大得超乎想象。”

虹口最初介入时，恰逢节能环保服务业市场真空，低碳金融、低碳认证、合同能源管理乃至碳排放交易，均未具雏形，这给了花园坊巨大机会。而如今，刘波英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将花园坊内的服务链做强，进而将集聚其中的机构转化为更加灵活的资源。

充满难题

“碳谷意味着功能集聚的高地、要素交换的高地、信息发布的高地。要成为高地，就要让里面的血液流动起来，掌握核心竞争力，进而掌握话语权。”吴清说，“这里面充满难题。”

首当其冲的，就是萦绕多年的合同能源管理(EMC)“叫好不叫座”之问。对拥有众多老式建筑的虹口而言，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若能大力推广，将产生可观的节能收益。但长期存在的融资难题，始终使这一模式面临困局。

花园坊内的EMC企业碳素公司，对虹口区几家宾馆进行节能改造，反响颇佳，但“钱窘”接踵而至——按照合同能源管理模式，EMC企业出资对客户进行节能改造，并从对方改造后的节能收益中收取提成。但这笔回报，往往需要多年实现。比方说，EMC企业投资1000万元进行节能改造，预期在10年内可实现节能收益3000万元，EMC企业分成2100万；但平均到每年，能够到手的就只有210万。

一笔表面上极为可观的业务，可能在启动伊始就令EMC企业迅速遭遇现金流断档。

刘波英介绍，针对上述难题，虹口区试图通过引入信托公司予以破解，即把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包装成信托产品出售，预先实现10年

收益，以此作为EMC企业换取现金流。这一新模式同样带来新考验：有没有专业认证机构，如何设计出“多赢”产品，“预支”收益的税收如何计量……

此外，供需环节间信息不对称，亦困扰诸多企业发展。在刘波英看来，政府部门必须扮演更为精准的“第三方”作用，既为供需双方提供信息共享平台，也适时放手让市场配置资源，“很多办法都要变，一切都需要创新甚至改革。”

漫长过程

能否将集聚后的产业效应辐射周边?在很大程度上，由产业蜕变出“碳谷”的成败取决于此。不难发现，在更多目力可及的层面上，“低碳”已悄然与虹口诸多既有的核心功能区和招牌项目实现嫁接。

北外滩商务区与花园坊的“南北联动”，被视作一大趋势。两年前，北外滩就以浦江金融广场项目为起点，提出打造“国内领先的节能建筑示范区”。在此过程中，北外滩商务区将充分利用花园坊内的低碳技术；花园坊内的节能环保企业，则可从北外滩金融机构获取金融支持。

如今，原本“遥相呼应”的格局可能在空间上被直接连通——据介绍，虹口已逐步在贯穿南北的虹口港水系建设人行步道，以贯通绿色步行系统；而连接花园坊与北外滩板块的主干道四川北路，则将直接被打造成“低碳商业街”。

对亟待重振旗鼓的四川北路而言，低碳或将成为一个新切口。根据计划，这里的商务楼宇将进行节能改造；还将发展垂直领域低碳电子商务平台，以及国际商品资源回收利用旗舰中心。

“我们要求每一个新建建筑项目，都要融入绿色低碳元素。”吴清介绍，从虹口南部北外滩新建商务楼宇，到北部彩虹湾保障房基地，均在建造中不同程度利用了节能环保技术和产品。但即便如此，包括商务区、街区在内的低碳实践都不会一帆风顺。譬如物业权属不一，即需要大量协调和机制创新，“要找到一个机制去引导业主，能按照低碳发展的目标走。”吴清说，“这是个挑战。”

更大的挑战，则在于激发“人”的动力。虹口已在凉城社区开始“低碳社区”试点，通过垃圾分类等推广，试图为市民培养低碳生活习惯。毋须讳言，相比产业园区和商务区、街区的改造升级，“化人”的过程更为艰巨。

“要成为碳谷，最后还是要体现在每个人身上，3年也许远远不够。”吴清坦陈，这个过程将“非常漫长”，“但我们必须做”。

朱珉佳



虹口侨法宣传进侨企 维护权益助力发展

日前，上海虹口区侨办副主任赵扬赴侨商会会员单位上海大坤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走访调研。

赵扬在听取企业发展情况介绍后，结合侨法宣传月主题活动宣传了侨务政策，就企业关心的华侨子女入学就读、华侨回沪定居等政策做了介绍，并赠送了《涉侨知识问答》手册和《侨商》杂志。

自3月3日虹口区开展侨法宣传主题活动以来，区侨办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并结合第

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进社区、进居委、进家庭、进企业、进新侨、进网络等形式，全方位、多层次开展侨法宣传活动，旨在让活动更贴近群众，让更多人知晓侨法、学习侨法。

大坤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志彬女士感谢区侨办长期以来对企业的关心和支持，并表示将大力支持区侨商会工作，希望通过商会平台吸纳更多侨资企业，为虹口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郭楠



摄影大赛征稿启事

2014年7月30日
五、稿酬设置
凡入选作品均付稿酬，在入选作品中评选出20幅优秀作品给予奖励。

六、作品要求
参赛者投稿数量不限，彩色、黑白均可，单幅、组照均可(每组组照为一幅，不超过4张)。参赛作品须送交6寸纸质照片和像素不小于600万、储存量不小于3M的电子文件。纸质照片和数据文件命名须具备以下要素：作品序号(按1.2.3……依次编排；组照为1-2、1-2、1-3、1-4编号)、作品标题、拍摄时间、拍摄地点、作者姓名、手机号码、通讯地址。不允许对参赛作品作两次创作，后期制作仅可做亮度、对比反差度、色饱和度和色彩关系的适度调整，不得做合成、添加、删除和大幅度改变色彩等技术处理。

作品要求有较高的清晰度，人物自然生动，构图新颖别致，光影趣味精到，意境深远有韵。

七、投稿方法
即日起市民个人可向虹口区档案学会送交作品。相关摄影团体可先收集作品后统一送交虹口区档案学会。

八、联系方式
虹口区档案学会
地址：飞虹路518号 邮编：200086
联系人：吴斌 电话：25015113
邮箱：HKQDAJ@163.com
九、其他
大赛结束，主办单位将举办大赛作品展览和颁奖仪式，优秀作品视情集结成册。

“清洁家园，美丽虹口——虹口新变化”摄影大赛组委会
2014年3月19日



择居景云里

2009年的夏天，虹口文史工作者顶着似火骄阳，汗水淋漓地来到横浜路35弄采风。弄堂口过街楼，景云里三个大字凸显，因岁月风雨的浸润，三个字斑斑驳驳，透着一股沧桑感。

走进景云里，沿逼仄的小巷左拐，巷底的23号是一幢老式石库门，门前的花坛放着几簇绿色的盆栽植物。两扇狭长的黑漆大门，花边石门条。这是一幢极普通的石库门。

叩开大门，74岁的顾老先生请客人进屋。谈话从一张肖像画谈起。顾老先生说：“我们搬进23号后住在二楼，底楼是仓库。国民党撤退时，把仓库里的东西都搬走了。刚来的晨光底楼空荡荡的。我有时下去玩，看到墙上竟有挂着鲁迅先生的肖像画，双眸炯炯有神，小胡子，长衫领头。当时的感觉非常怪异。1956年，华东文管委唐强(当时担任上海文化局副局长)到景云里考察，他曾是邮政局职员，写杂文的，据说是鲁迅的学生；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上海鲁迅纪念馆也带人来这里考察、参观。这才知道鲁迅先生和许广平，1927年到上海来后，就住在23号，所以墙壁上会有肖像。底楼的那个房间，鲁迅先生曾在里面写过很多文章。真没有想到啊，我们住在先生住过的地方呢。”

那么，当年大先生为何要择居景云里?大先生——是鲁迅家里人对他的尊称，他是长子、长兄嘛。究其原因，有人说当时虹口是公共租界，安全；有人说虹口和外滩一河(苏州河)之隔，房价比苏州河南面便宜得多；有人说鲁迅爱逛书店爱看电影，虹口书店多影院多……

似乎都有道理，但似乎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顾老先生是这样说的：“景云里建造于1925年，鲁迅搬来的时候，这里才落成不过两年，房子应该比较新的。不过鲁迅更看重的，是周围的环境。原来，鲁迅的二弟周建人，当时已住在景云里，而建人的邻居，是叶圣陶和茅盾。自家的三弟，加上自家的老朋友，所以鲁迅决定搬来。”

顾老先生的话，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依据的。据许广平回忆，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她从广州初到上海，住在共和旅店，周建人天天来陪伴。旅店非久住之地，就和周建人商议，拟觅一栖身之处。其时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住在景云里，“那里还有余房可赁，而当时文化人住在此地，如茅盾、叶绍钧(叶圣陶)都云集在这里，颇不寂寞”，于是，10月8日，即在到上海的5天后，鲁迅和许广平入住景云里23号。大先生住下来了。加上此后入住的柔石、冯雪峰，景云里的咫尺天地，一时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鲁迅的杂文、矛盾的《蚀》三部曲、叶圣陶的《倪焕之》，——在景云里面世；就是被文学评论家王德威称之为“饶有文采，极得鲁迅赏识”“谦谦后生的柔石，也拿出了‘早期现实主义’的杰作《二月》——后来被拍成电影的《早春二月》。

大先生在景云里一住就是两年多，有许广平诗句为证：“景云深处是吾家”。此间，他主编了《语丝》杂志，后来又与柔石合作编辑《朝花周刊》(后改为旬刊)。

景云里有幸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段精彩记忆。

本文选自《虹口的33个文化镜头》

鲁迅在虹口生活二三事

买茶叶

1933年的一天，已入老境的鲁迅明显感到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写文章容易疲劳，所以在笔耕一阵后，便要休息一下。比如慢慢踱出家门，到北四川路走走，散散心。秋风乍起，有片片黄叶从树枝上飘落下来，给街面平添了几分凉意。鲁迅依照老习惯，先到内山书店看书，再到斜对面，创建于光绪年间的老字号恒丰茶庄逛一圈——这是一幢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为上海开埠后西风东进的产物——顺便买点茶叶。

伙计跟鲁迅打招呼说，周先生，您来了啊。今天茶叶打折优待客人，是当年的茶，保存得好，还像新炒出来的呢。鲁迅说，那你给我称二两吧。

鲁迅是资深老茶客，他时常会和茅盾、冯雪峰、丁玲等二三知己文友，到恒丰茶庄里间，泡一壶茶，畅谈文坛近况。故茶庄的伙计跟鲁迅较熟。

鲁迅回家后，撮出些茶叶，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就用棉袄包起来。但喝的时候，觉得味道竟和他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我知道这是自己错误了，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鲁迅将此番茶经历写进了他的《准风月谈·喝茶》，别有深意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对茶叶、茶具的使用和品鉴，还是颇有心得的。

大城市里的文人有嚼咖啡的习惯，在上海文坛，这种风气更盛。当年北四川路咖啡馆比较集中，其中公啡咖啡馆离鲁迅寓所不远，为日本人经营。底楼卖日式糖果，二楼咖啡馆悬挂着和式灯笼，长方桌，榻榻米，身着和服的日本侍者对于鲁迅等留日学生而言，也容易唤起当年负笈东瀛的亲切感，加上环境幽静，没有人干扰，很惬意闲坐。

还有白俄咖啡馆，离鲁迅寓所仅百步之遥。这家咖啡馆是单开间，铺面卖面包、奶酪，里面设有咖啡座。

1934年11月，鲁迅在内山书店初次会见从东北来的青年作家萧军、萧红，便带他们到白俄咖啡馆，啜饮咖啡，谈笑甚欢，当场给了他们20元作为生活费。此时的二萧，自北方几乎是逃难而来，困居在亭子间里，每天的伙食费都不曾着落呢。此前，1933年底，创造社主要成员仿仿到上海寻找党中央，未果，他想到了鲁迅，也是先通过内山书店约见，而后与鲁迅在白俄咖啡馆见面，边喝咖啡边聊。翌日，成仿吾就与党组织联系上了。

虹口的茶，以及咖啡，似乎有了一丝革命文艺的味道。

本文选自《虹口的33个文化镜头》



恒丰茶庄旧址



恒丰茶庄购茶叶的发票

链接 A 恒丰茶庄

多伦路48号住宅，是“恒丰茶庄”的旧址，这是一幢具有欧洲巴洛克建筑风格的花园洋房，沿街建造在多伦路一侧。在花园洋房前有一片100平米左右的花园，绿树丛中有一尊鲁迅先生和进步文化青年的雕像。这幢老字号恒丰茶庄建成于清光绪年间，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上世纪二三

十年代，多伦路逐渐成为日本侨民的聚居区。同时，一大批进步学者，包括鲁迅、郭沫若等相继住入多伦路及周边路段，多伦路成为左翼进步文化社团的活动区域。恒丰茶庄位于内山书店斜对面，鲁迅时常出入于内山书店。其他左翼进步文化人士如瞿秋白、丁玲、冯雪峰等，也经常光顾多伦路48号的恒丰茶庄。所以，恒丰茶庄又被人誉为“名人会所”。该建筑外观未变。

链接 B 白俄咖啡店

地址在北四川路1132号(今四川北路2079号)，咖啡店正式店名已无从考证。因当时是白俄罗斯人经营的，俗称为“白俄咖啡店”。该店仅一开间门面，出售面包奶酪，也供应堂

喝咖啡。1933年底，成仿吾从鄂豫苏区秘密来上海找中共中央，因情况变化未果。他通过内山书店找到鲁迅，即在此会面交谈。成仿吾说与党联系，当时瞿秋白、冯雪峰还未去苏区，鲁迅很快都接上党的关系。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此店关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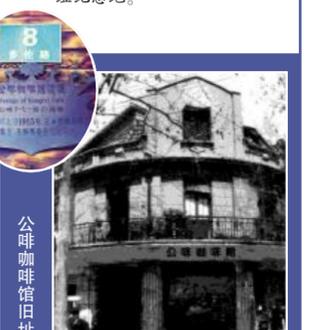
链接 C 公啡咖啡馆

公啡咖啡馆原址在四川北路、多伦路口拐角处998号(今四川北路1915号，已拆除)，原系一幢坐西朝东三层砖木结构的沿街楼房，建于20世纪20、30年代。由日本人开设经营，楼下卖糖果、点心，楼上有两间房作为咖啡馆。此处较为隐蔽，一般中国人不会去，外国人对喝咖啡的人不大在意，故左翼进步人士常在此活动，中共内北第三支部常在这里开会。1930年2月16日“左联”筹备会(又称“上海新文学运动讨论会”)在公啡咖啡馆二楼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冯乃超、彭康、杨翰笙、钱杏村、蒋光慈、戴平万、洪灵菲、柔石、冯雪峰、夏衍和潘汉年等。会上，潘汉年传达中共中央主张，停止文艺界内部争论，团结起来筹备左联的决定。筹备会因定在此活动。由于公啡咖啡馆距鲁迅寓所

和内山书店很近，鲁迅常在这里约见文学青年。1945年日军投降后，此店由中国人主持营业，改名“新元堂”。公啡咖啡馆成为当时地下党和文艺工作者活动的场所，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

1995年因四川北路拓宽公啡咖啡馆拆除。2006年公布为区历史遗址纪念地。



公啡咖啡馆旧址